

远古中国

RENJIANTIANQUO

# 人间天国

## 三星堆、金沙王都

岳南 著 发现之谜

披露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惊世之作  
古蜀地三星堆聚首 废都城十二桥遗址

纵目 金面 人身

神人兽众说纷纭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远古中国**》

RENJIANTIANGUO

# 人间天国

三星堆、金沙王都发现之谜

岳南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3·01·沈阳

© 岳南 2013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人间天国：三星堆、金沙王都发现之谜 / 岳南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 1

ISBN 978-7-5470-2109-5

I. ①人… II. ①岳…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7404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5mm × 230mm

字数：285千字

印张：13.5

出版时间：2013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策划：李英健 王亦言

责任编辑：王亦言

封面设计：郭海

版式设计：张莹

责任校对：侯俊华

ISBN 978-7-5470-2109-5

定价：27.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真：024-23244448

腾讯微博：<http://t.qq.com/wjcbgs>

E-mail：[vpc\\_tougao@163.com](mailto:vpc_tougao@163.com)

网址：<http://www.chinavpc.com>

---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24-23284452

# 目录

## 第一章 意外发现

001

- 钻山蛇的发现
- 蒋介石埋下的黑匣子
- 金沙夺宝
- 警察甩绳捕人
- 又一个三星堆面世

## 第二章 往日如同昨日风

014

- 老秀才燕道诚传奇
- 三星伴月堆
- 稻田内突现藏宝坑
- 月黑杀人夜
- 再掘“龙窝”

## 第三章 纷乱岁月

030

- 一位外国牧师的到来
- 黄鼠狼与鸡的较量
- 陶旅长来到藏宝地
- 华西教授对珍宝的鉴定
- 想起清东陵盗宝案
- 美国人中途插手
- 宝物运往华西大学



第四章 最早的科学发掘

052

走向三星堆

拉开发掘序幕

被迫撤退

郭沫若东京来信

宝物从猪圈内取出

第五章 人生常恨水常东

067

考古学家被打断肋骨

三星堆的奇劫巨变

直升机飞临三星堆上空

第六章 风过沧波起

083

珍宝遭遇疯狂哄抢

奇特器物显露于世

发现青铜人头与“金腰带”

第七章 时代的印记

099

金杖横空出世

一号坑大揭秘

突遇二号坑

新的发掘

一件文物神秘丢失

第八章 最后的辉煌

124

发现蜀王的座椅

史影里的古蜀国

学术大师一锤定音

开国何茫然  
年年啼血动人悲  
古蜀国的覆亡

是人头还是兽面  
举世无双的青铜巨人  
通天神树  
权力的魔杖

祭祀坑与埋藏坑之争  
火葬墓的真伪  
三星堆的前世今生

毁于援周伐商  
蜀人大迁徙  
金沙、金沙

九 歌

# 第一章

## 意外发现

### 钻山蛇的发现

2001年2月8日下午的早些时候，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村外一块高洼不平、野草飘荡、乱石四散的工地上，几十名民工正随一台先进的现代化挖掘机，于寒风细雨中挖掘一条壕沟。工地的东家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在全国骤然兴起的圈地造宅风暴中，这家公司凭借庞大的经济实力和非凡的人脉背景，以“逼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豪迈气势，在此处圈地几千亩，先是以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的名义将附近几个村庄夷为平地，把吵吵嚷嚷，在凄风苦雨、寒霜飞雪中悲愤地号哭着“苍天在上——光天化日……”之类混乱口号的村民弄进了远处几栋小板楼里居住。紧接着又以当年“大跃进”的豪情壮志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阶级情感，欲兴建一座具有“大面积空中花园、屋顶花园和阳光露台，既传统又现代、既古典又蒙太奇的别墅型庞大、豪华的蜀风花园城，以实际行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造福广大的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

此时，灰头土脸正在挖掘壕沟的民工，多数就是原金沙村和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他们失去了祖辈留传下来的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温馨家园之后，开始沦为开发商的打工仔，在通往奴役之路上，以民工的新型名义和出卖苦力的方式，挣几个小钱用以养家糊口，勉强延续那尚存温热的生命。现在，由几十个老中青三结合的民工队伍，作为开发商雇用的一支最为直接和原始的建设力量，正为已经动工兴建的蜀风花园城的龙头项目——梅苑，铺设下水管道。



连续几天的挖掘使工地出现了一条不规则的壕沟，挖掘机伸着长而有力的钢筋铁臂，憋着劲在一阵又一阵轰鸣声中将沟中的泥土大块大块地铲起，再像螃蟹投入紧张的战斗一样转着圈张牙舞爪地掷于壕沟之外的平地上。几十名民工在壕沟内外上蹿下跳地做着运土、平土、撒土、垫坑等事情。

天色越来越暗，成都平原特有的雨雾水汽越发浓重地向建筑工地泼洒下来，民工们早已全身沾满泥水，一个个像水耗子一样在壕沟内外蹿来拱去，其状虽有行为艺术之感，但看上去不是很酷。正当众人在寒风苦雨中缩着瑟瑟发抖的身子，望眼欲穿地盼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者——蜀风花园城的开发商派出的监工代表前来宣布停工，而这个“代表”又只顾自己打牌赌博寻乐，竟把这一堆苦熬死守的人民群众抛于脑后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

当挖掘机伸出的巨手将紧攥的一大堆泥土像平时一样向壕沟外抛撒开来的时候，负责运土的民工马步云因自己的打火机不慎掉下，忙弯了腰捡拾。就在他抓住打火机的瞬间，一道异乎寻常的白光蓦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道白光若隐若现，忽明忽暗，形如鬼火，又似黄金闪出的光亮。

“狗日的咋回事，土里咋有光发出呢？”马步云不自觉地叫了一声，顺手打着了打火机，蹲下身好奇地在泥土中翻动起来。

旁边几个苦力听到喊声，无精打采地围过来欲瞧个稀奇。在暗淡的火光映照下，只见湿漉漉的黑色泥土中掺杂着一根根、一块块白色骨头，这骨头形状不一，有的尖，有的圆，有的一头圆一头尖呈牛角状，只是比普通的牛角更为粗大。有的则像一根朽残的掉了皮的木棍，只一拿就断成了几截。

“球，不就几根死人骨头，有啥子大惊小怪的嘛！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这个地方埋过死人，有死人就有骨头嘛，傻他娘的咋呼个啥？”一个瘦骨嶙峋、两眼发绿、浑身打晃，人送外号见风倒的中年汉子对马步云刚才的表现颇不以为然，骂骂咧咧地扔下了一句，然后搓了搓手，缩着脖子走开了。

其时，另一位姓李名树龙，江湖上人送外号钻山蛇的黑脸汉子怀着好奇凑了上来，他一边用脚尖踢着泥土，一边弯了腰默不作声地进行观

察，并不时地动手在泥土里连扒带抠，似在期待着什么。不多时，在他的脚下出现了几块残破的陶片，接着一个薄薄的、窄窄的东西被抠了出来。钻山蛇将东西托在手里端详了一会儿，轻轻擦去上面的泥土，只见一柄小巧玲珑的约有几寸长的玉石刀映于眼帘。望着这柄显然是古物的玉石刀，钻山蛇周身的血液一下子冲上了脑门儿，轰的一下来了精神，弯腰伸臂加大了翻动的力度。很快，又一个十几厘米长的小铜人出现了。

“铜佛，我找到了一个铜佛！”钻山蛇盯着铜人两眼放光，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 蒋介石埋下的黑匣子

旁边的几条汉子听到钻山蛇这一声喊，忙凑上前来观看。当发现那玉刀和小铜人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时，于惊愕中嘴里咕噜着什么，立即赴向土堆，学着钻山蛇李树龙的样子，弯腰伸臂在泥土里抠摸翻找起来。不一会儿，一个相貌奇特的小铜人、一件精美的玉镯和几件玉璧从泥土中露出。面对这一连串的收获，钻山蛇突然悟到了什么，他站起身有几分卖弄又信心十足地大声对众人道：“现在我晓得了，下面是一座古墓。这墓中一定有不少值钱的宝贝。”言毕，仍觉意犹未尽，便模仿当年汪兆铭（精卫）对众宣示“革命的向左边来，不革命的右边去”的架势，慷慨激昂地挥动拳头，高呼：“凡是想发财都向这边来，不想发财的赶快回家去吧！”

钻山蛇李树龙的一席话，如同一个小地雷在坑中“咚”的一声引爆开来，周



◎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铜人

围的人群从懵懵懂懂中一下子回过神儿来。是啊，要不是发现了古墓，哪会有这些奇特的玩意儿出土？既然是古墓，又有东西出土，当然就是宝贝，面对这祖辈同代都难得一见的宝贝，谁还顾得回家？于是，几个人嘴里叫嚷着：“是古墓，是古墓，快掏，掏着看哪！”率先向刚刚被挖掘机抛出一堆泥土狂奔而去。

钻山蛇不幸而言中，几个民工很快从一堆新鲜的泥土中翻出了十几件石人、玉人、铜人、铜牛头、玉镯、玉璧等精美的古器物。尽管天色灰暗，但这些器物一经擦去身上的泥水，立刻泛出青幽幽、蓝澄澄的光。这光如同爆裂的火花，耀眼夺目，灿烂辉煌，直刺得人心发痒，周身发烫，脸上火辣辣的有几分烧灼样的疼痛。而随着一阵又一阵光的闪耀，壕沟里发现古墓的消息迅速在工地传播开来。

“不，这不是古墓，一定是专门藏宝的地方，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蒋介石率领大军撤退时，在成都郊外埋了大量的黑匣子，这匣子里盛了无数的金条和宝物。说不定下面就是老蒋藏宝的地方，那黑匣子一定是被挖掘机弄碎了，宝物从崩裂的匣子中散了出来。快，快向沟内看看，赶紧找到黑匣子呀！”一个姓胡名思量，人送外号称铁嘴公鸡的60多岁的白发老者当场推翻了钻山蛇自以为得意的理论，另辟蹊径，突发奇思，提出了新的高见。

铁嘴公鸡的即席发言，如同一针高强度的兴奋剂，再次注入众人已有些发烫的血液中，此时每个人心中都已经明白，

不管是古墓还是老蒋埋下的黑匣子，眼下这条壕沟里埋有宝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眼看肥肉已到了嘴边，再不咬住那不就是傻×一个吗？在强大的物质利益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光辉前景诱惑下，民工们一扫刚才那萎靡颓丧的神情，个个如同雪野泥水中卧伏多时的猎狗突然听到了追捕的号令，先是从原地“嗖、嗖”地腾空而起，随之箭一样向壕沟撞去。霎时，几十名民工嗷叫着蜂拥到沟内，个个圆睁二目，两耳耸起，弯腰勾背，借着昏沉沉的一丝亮色，蹿来钻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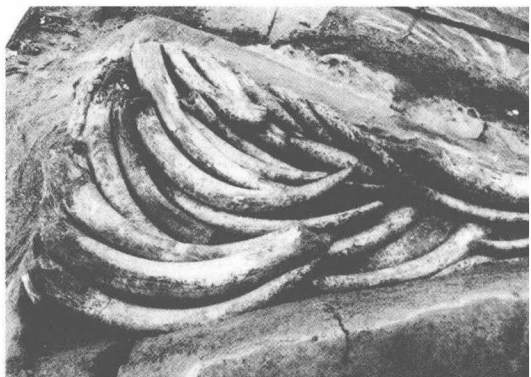
◎ 出土的青铜牛头



处寻觅着古墓和黑匣子的确切位置。只几分钟光景，就有人于沟底的土壁下发现了一堆白骨，这堆白骨如一捆被折断的大号竹竿，静静地横卧在泥水中。待把四周的覆土剥去，发现每根白骨如小碗口般粗细，足有三四尺的长度。几个人一拥而上，很快将这捆竹竿样的白骨扒出来抛于坑外。此时连聪明过人、号称见多识广的钻山蛇李树龙也没有意识到，这些白骨其实是几千年前大象的牙齿，由于被当做无用的破烂折断、踩碎和随意抛掉，给后来的文物收藏保护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但没有人去管这些，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大家关心和关注的是那些认为值钱的宝物，是黄澄澄的金条和金人金马等罕世珍宝。

此时，又有几条汉子于壕壁和沟底接连抠出了十几件玉器和青铜器，这器物比刚才挖出的土堆中发现的东西更为庞大和精美。面对如此壮观的场景，每个人的内心都翻腾着欲望的波澜，两眼蹿动着渴望的火苗，周身充溢着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寻到墓葬或宝匣子并占为己有的信念与豪气。于是，在这条夜色朦胧，泥水混合的壕沟内，一场声势浩大、混乱不堪的寻墓挖宝行动全面展开了。

坐在挖掘机上方一个铁盒子样驾驶室里的驾驶员小窦，正疲惫地注视着每一次挖掘方位，脑海里做着赶紧收工回家，就着盐煮花生豆和麻辣豆腐喝二两小酒，与刚弄到家不久的老婆好好耍几个回合的白日梦。冷不丁发现下面的人群拖着铁锹、镢头等工具像受惊的兔子与芦花鸡，连跳加蹦地蹿进了壕沟，并不顾挖掘机那硕长的铁臂利爪是否拍到或抓到自己的身上，疯了样在壕内鸡狗争食一样抠挖着什么。纳闷儿间，小窦停止了操作，怀着好奇与迷惑从铁盒子样的驾驶室钻出，悄悄来到沟边，对一个叫二狗子的小伙子喊道：“狗子，狗子，这像锅里煮饺子一样，搞啥子鬼名堂？”二狗子约十六七岁的年纪，平时总骑着摩托车东游西逛，因无钱购买大量消耗的汽油，便和小窦交上了朋友，小窦隔三差五地偷偷从挖土机中弄出些汽油给狗子，二人交情越来越浓，越来越厚，并结成了要好的酒肉朋友。狗子听到喊声，于乱哄哄大呼小叫的人群中抬起



◎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



头，急促地说道：“竈大哥，你还在那里愣着做啥？快下来，古墓，黑匣子，宝，摸宝呵！”说完又低了头钻进纷乱的人群中不见踪影。小竈听罢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张了张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宝，黑匣子，摸宝啊？”随之恍然大悟，心想原来这帮家伙们是在寻找、抠摸、哄抢我的机器挖出来的黑匣子和宝物啊。按说这地下宝物由我的挖掘机弄出，应该先归我这个国家正式职工所有，想不到竟没有人对自己哼一声，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小竈感到自己的优越地位和尊严受到了空前挑战，顿时火起，“你们这帮没吃没喝的乌合之众瞎鼓捣什么？”先是这样小声骂了一句，而后一咬牙，满脸愤怒地模仿着电影中武林高手的言行，冲众人大喊一声：“你们这帮‘三农分子’，都他娘的给我滚开，老子来也！”话音未落，整个身子已腾空而起，然后地瓜一样砸于坑中，同“三农分子”们抢夺抓挠起来。

## 金沙夺宝

此时，另一批在“梅苑”工地上盖简易房的30多名民工已休工回家，当他们缩着脖子弓着腰于急速奔跑中即将接近壕边时，猛地发现一堆乱哄哄的人群在壕沟内外搜寻、争抢着什么，心怀好奇欲上前看个究竟。当他们从对方相好的朋友口中确切地得知此处发现了古墓和黑匣子以及大量宝藏之后，顿时像炸了栏的驴群，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嗷”的一声嘶鸣，两足跃起踢倒栅栏蹿扑过来，连滚带爬钻进沟内，汇入到纷乱的挖宝人流之中。

天渐渐黑了，由两股势力会合而成的近百人的挖宝队伍在壕沟内外急速流蹿荡动，尽管古墓和黑匣子的确切位置依然没有发现，且由于天空的雾气与灰暗使分散匿藏于泥土中的器物很难辨别，但没有一个人有退缩的打算，一个个瞪着腥红的眼睛，挥动各种工具四处刨着、挖着、抠着、摸着、翻腾着。最早发现宝物的钻山蛇李树龙夹杂在气喘吁吁、挥锹弄镐的人流中，他那有些破旧的棉袄口袋已塞满了十几件铜人、玉璧等大大小小的器物。面对已经黑下来的夜幕和搜寻的艰难，他挤出人群，直起腰，抬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水、雨水、泥水混合在一起的黏糊糊



的浆液，望了望锅底一样阴沉厚重的天空，随着一阵寒风吹过面庞，灵敏的火花突然迸发，他决定先将已经到手的器物送回家中，然后弄一个手电筒来继续战斗。想到此处，将身上的棉袄紧了一把，悄无声息地离开纷乱的人群，爬出壕沟，撒腿向家中跑去。

李树龙原属金沙村村民，现在他的家就在花园城外那几栋被开发商特别安置的板楼内，离现场大约有二里地的路程。只见他两手死死地攥着盛放宝物的衣兜，脚下生风，身子轻起，像武打电影中的游侠剑客，只片刻工夫就飘到了家中，把宝物稀里哗啦地掏出，抄起一只手电筒飞身返回工地。

当钻山蛇再次站在壕沟内，面对乱作一团，挤在一起，东踹西撞、无头苍蝇一样不得要领的同乡近邻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鄙夷的狞笑。众人在黑暗中突然见到手电的光亮，燥热紧张的心如同触电般“嗖”地一震，待回过神来，看到李树龙已在手电的光亮中开始寻宝、拾宝时，于吃惊中暗自骂道：“还是这小子心眼活，来得快，真不愧是有名的钻山蛇啊，看来这财宝要便宜这个王八蛋了！”在短暂的忌妒与咒骂之后，众人如冬眠的菜花蛇突然见到了春天的阳光，立即苏醒过来，开始如法炮制。接下来一个个不声不响地钻出壕沟，于黑沉沉的夜幕中向花园城外那几栋板楼狂奔而去。

十几分钟后，从工地到板楼之间的小路上，亮起了无数的手电、灯笼火把，在各色光亮的照耀中，一群群由男人、女人、老叟、顽童组成的挖宝队伍，扛着铁锹，背着麻袋，挑着箩筐，在一片大呼小叫、喊儿唤女的嘈杂声中，呼呼隆隆地向工地壕沟方向急速推进——新一轮更加宏大的哄抢劫掠文物的行动由此开始了。

寒风细雨覆盖下的建筑工地，由于有了女人、孩子、老朽以及七姑八姨九妯子的加盟，场面更加乱腾起来。只见壕沟内外灯火闪耀，人影绰绰，声音鼎沸。在势如蛙塘的吵杂鼓噪声中，不时传出男人粗壮如牛的气喘与女人们尖厉的叫喊：“小三儿，你在哪里——”

喊声既落，未见小三应答，壕沟内却传出了人送外号黑牛、黑老大那粗野的呵斥声和叫骂声。这叫骂声越来越重，越来越高，大约持续了三分钟后，暗夜里只见一个灯笼在半空中画了个不太规则的圆弧，紧接着像一颗急速坠落的流星，“噗”的一声砸在黑牛的脸上，顿时火花



四溅。黑老大应声倒地，众人无不愕然。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又见四五条汉子叫喊着外人听不太分明，但却明白是为倒下的阶级兄弟报仇雪恨的口号，猛地从四边的台地上豹子扑食般跃进壕沟，挥锨弄锄向对方一位汉子劈将过来。那汉子看事不好，一边直着嗓子高喊着自家弟兄的名字：“四猴子，四猴子……”一边挥动手中的锄头拼死抵挡。待救援的“群猴”兄弟循着喊声纷纷围拢而来，同高喊“报仇雪恨”的“豹子”与“牛”等于壕沟内遭遇时，两股红了眼的力量借着四周忽明忽暗的灯笼火把，抡圆了手中的家伙于壕沟内外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夜幕笼罩下的旷野，灯火摇曳，杀声阵阵，铁锄撞击，鲜血四溅，两个家族的两股有生力量以最为原始的冷兵器装备和攻击方式，相互指责着，叫骂着，扯拉着，厮打着，很快扭在一处，滚成一团。在血与火的搏杀中，交战双方如同山野丛林中挨了利箭的狼群，不时发出凄厉的哀鸣和痛苦的嚎嚎。

就在这场大混乱、大抢掠、大火并中，有两位名叫沈旭贻、吴正冲的民工突然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二人的年纪都是50岁多一点，原是金沙村的村民，略通文墨，前几年的人民公社时代，一人出任过金沙大队的民兵副连长，一人当过生产队副队长兼民兵排长，比普通的社员多了一些见识和威风，平时在村里也算得上是爱担负点公共事务，热心处理点邻里纠纷的五好社员与模范老百姓。在今天的施工中，自钻山蛇李树龙那伙人号称发现古墓和老蒋埋下的黑匣子并引发了一场哄抢器物的大混乱之后，沈、吴二人就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被哄抢的东西可能是需要保护的国家文物，便聚在一个角落，发表对事态的看法并讨论要不要出面制止。

## 警察甩绳捕人

根据沈、吴二人所掌握的法律法规和生活常识，认为既然是属于国家的文物，那就抢掠不得，眼前这场哄抢地下器物的做法，肯定是违法乱纪行为，是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应该加以制止。如果此事发生在人民公社或者是更具体的“土改时期”、“抗美援朝”、“大跃进”、“三反

五反”、“四清”、“反右”或“文革”时代，二人可凭借大队民兵副连长和生产队副队长兼民兵排长的官衔和身份，立即出面进行武装干涉。如果有人比如钻山蛇李树龙等落后兼投机倒把分子胆敢不听劝阻，或者做出强硬姿态表示对抗，可马上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号令基干民兵用枪托将其拍翻在地，然后来个五花大绑，押入村内民兵连办公室，或令其坐老虎凳，或倒挂起来灌辣椒汤，以种种方式进行伺候，直到对方喊着亲娘在地下叩头作揖表示认罪伏法为止。而如今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今非昔比，好景不再，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温馨之梦了。现在作为同样失去家园，在政治、经济中不比其中的任何人高半个指头的社会最底层的一名“三农分子”，除了统领老婆孩子跟随大家磕磕碰碰地摸着石头过河之外，手下再无一兵一卒可供驱使。作为过气的民兵基层组织首领成员，自然是人微言轻，肯定不会有人不识时务地把他们当做一把热壶来尿了。讨论到此处，二人相望各叹了口气，然后作了如下结论：“管他娘的个球，他们有胆子爱咋弄咋弄去吧，咱不杀儿有杀儿的，谁犯了法谁承担，蹲监狱上大刑坐老虎凳由他们去，反正干屎抹不到咱身上。”

结论一旦做出，刚才憋在心中的道义与责任随之烟消云散，周身似乎轻松

了许多，各自从腰里掏出烟包，弄一块纸卷了，点上火，兹兹啦啦地抽着，对各色人物的表演冷眼旁观起来。直到夜幕完全降临，哄抢现场在一片鬼哭狼嚎中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以争夺宝藏为根本要害的火并，眼看一个个黑影惨叫着摇摇晃晃地倒下，并呈痛苦状在地下滚翻腾跃。联想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不详谶语，沈旭贻、吴正冲才猛然觉得不能继续沉默下去了，人民公社时代的豪情壮志与崇高的革命责任感再次袭上心头，二人开始对着壕沟内的人群喊话，尽管发出了一些诸如“快上来……宝物……不能抢……犯法……”之类的劝世良言与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嘹亮口号，但似乎没有一个人听得到，也没有一个人为此哪怕回敬一个眼神。面对严酷的现实，沈、吴二人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已无法扼



◎ 张擎在发掘现场向作者介绍事发经过（作者摄）

制眼前的战乱，必须采取新的有效方法。在经过一番商讨权衡之后，最终决定启用现代化方法——向警方的110报警。主意打定，二人熄灭烟头，精神抖擞地奔向几里地之外一个灯光暗淡、风雨飘摇，名为宇宙中心的小卖部，借助那里的一部公用电话向警方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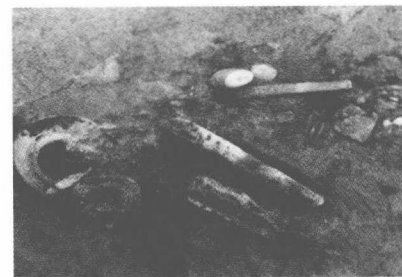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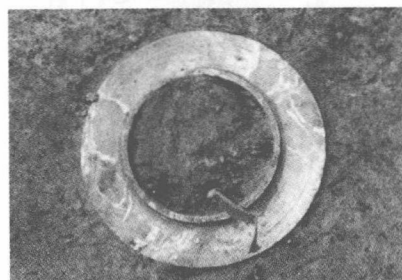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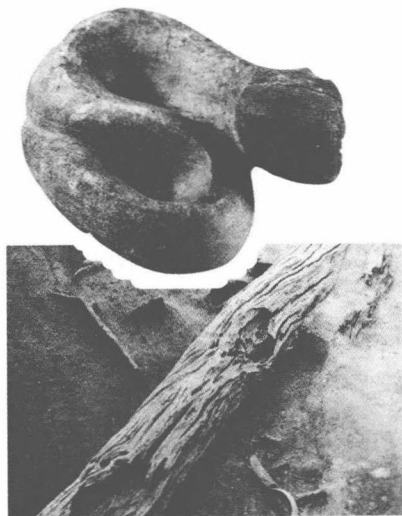
十几分钟后，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在沈、吴二人的带领下，警车离开“宇宙中心”来到工地现场。三名警察跳下车欲甩绳拿人，见场面如此宏大，人群如此庞杂，情绪如此亢奋疯狂，当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未敢轻举妄动，立即装作没事一样悄悄撤出现场并迅速和警方的大本营取得联系，要求紧急增派警力前来支援。大约六七分钟之后，四辆警车鸣笛赶到，大批警察蹿出车内呈虎狼之势对现场进行围捕。那些正打着灯笼哄抢器物的各色人等一看警车突至，警察们手持枪棍在夜色中呈“人”字形狂奔而来，并要采取铁桶合围战术将自己困于壕沟之内，顿觉大祸临头，迅速扔掉灯笼火把，借着漆黑的夜幕，携妻带子连同刚刚挖出的宝物号叫着强行突围。刹那间，整个工地如同古装电影中经常看到的耗资颇大的偷营劫寨的精彩画面，伴随着一阵人喊马嘶、鸡飞狗跳的大动荡、大混乱，大碰撞、大拼杀，数名警察被掀翻撞倒，大盖帽飞落壕沟被踩扁挤碎，挖宝队伍多数人突围成功，只有少数老弱病残和由于夺宝大战而两败俱伤躺在地下哭爹喊娘者被当场擒获。

混乱局势被控制后，警方将现场情况及时通知了成都市文管会，文管会立即派文物科科长弋良胜和成都市考古队勘探研究一部副主任冯先成前往观察处理。弋、冯二人赶赴金沙工地后，同警方一道维持秩序，保护现场，并迅速和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有关人员取得联系。时值考古所主要人员正在四川绵阳市临园宾馆参加“2001年及今后五年科研工作会议”。当所长王毅，副所长蒋成得知情况后，感到事关重大，当即派副所长江章华带领考古队勘探二部主任、当年曾参与著名的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朱章义携同副主任张擎，星夜返回成都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当江章华等三人一路驾车急行赶到成都时，已接近子夜时分。此时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春雨，金沙村四周的灯光几乎全部熄灭，成都效外的原野一片宁静。江章华等驾车在金沙村四周转了几圈，由于报告者未能说清事件发生的具体方位，在暗夜里寻找就变得相当困难。眼看雨越下越大，所要搜寻的目标仍然没有显现，汽车已无法向野外的纵深前行，只

好掉转车头直奔市考古研究所问明详情再做打算。当三人赶回考古所后，一位值班的领导人告诉说：“所里已派人赶赴工地处理一切事务了，这黑灯瞎火的你们很难找到具体地方，还是先回家休息一下，待明天再去现场看作何安排吧。”三人听罢，只好把兴奋与激动之情暂时压在心底，揣着好奇与梦想回到了家中。

## 又一个三星堆面世

第二天一大早，江章华等从绵阳连夜返回的三人和考古所的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现场。只见在人群围观的中心部位开挖出了一条长约20米，宽约6米，深约5米的壕沟，壕沟内外一片狼藉，除了昨夜民工们扔掉的铁锨、镢头、麻袋和被踩碎压扁的箩筐等工具外，到处是玉石残片和象牙残渣。土壤里挖掘机留下的铲印清晰可见，壕四周的剖面上有三处明显的象牙堆积，壁上还残存有大量的玉器、石器，沟底散落着石璧、玉璋、玉琮残片和为数众多的象牙。很显然，这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迹。当这一切安排妥当后，接着组织市考古所技工和从当地招募的近200名民工开始清理散土中的文物。仅一天工夫，就从散土中清理出金、铜、玉、石、象牙、骨器等精美文物400多件。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又清理出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面具、金箔蛙形



◎ 挖出玉器、石蛇、树木与其他小型器物